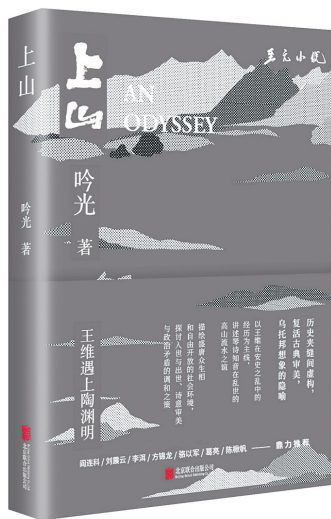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《上山》
吟光 著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王维觉得他活来活去都是陶渊明的样子。

作为盛唐声名赫赫的诗人、画家、音乐家和政治家，原型人物王维（云起）出身名门，风姿郁美，年少得意，为朝重用，更兼诗乐画三绝，才华为时人称颂。然而正如本书的英文名“Odyssey”（奥德赛），那个为归家而历经艰险的希腊英雄一样，命运若给了一个人满山的宝藏，便也要给他长远起伏的上山磨难。在安史之乱中，王维作为前朝名人被抓却未选择以死殉国，反而接受了安禄山的伪职，成为一代降臣。虽然他吃哑药、泻药以称病不出，甚至被关入菩提寺危在一夕，仍然免不了名声有损的失节之嫌——这对中国古代士大夫而言，是难以洗刷的、注定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墙上。

历史只会告诉我们：他做了什么。而我好奇的是，他如何说服自己，真能这样去做呢？

作为文人代表，王维有士大夫的才华，士大夫的气节；也有士大夫的志向，士大夫的妥协；更有士大夫难以言明的心理自洽。因而这

部作品集中关心的是：在起伏跌宕的历史大势之中，人物怎么想的？晚年他礼佛修道，归入山水，究竟是豁达的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，还是无奈的“一生几许伤心事，不向空门何处销？”

与此同时，本书中还加了一个“穿越而来”的原型人物陶渊明（枯渊）——魏晋时期耿介、率真、不与世俗妥协的著名诗人。王、陶同为晚年隐居山水田园的艺术家，都是志趣高雅，博学颖脱，本该成为高山流水之谊的琴诗知音。然而，无论在真实历史之上或是本文的虚构填充之下，我们可以看到二人性情和世界观实乃同中有异。简单来说，一个性平和，因而也软弱；一个重风骨，因而也偏激。

陶渊明以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而闻名，一心隐逸，不恋世俗繁华。因此，很多人爱他，多过王维的不甘寂寞。然而，陶渊明归田园之后落得贫病交加的晚年，“躬耕”是因为真的没钱买粮，累及家眷不说，且要不断在诗作中自述其高节之志，或是为了说服世人，更要说服自己内心难以压抑的欲望——这一行为是不被王维所赞同的：若你真看透世情，何必多言？像王维晚年的山水诗，便是诗中无我，唯有山水。或许也由于，他善用积蓄买下辋川别业，衣食无忧，得以潜心艺术。在我看来，王维并非“不当官便不可终日”，而是身为家族长子、自幼丧父、寄居篱下的经历，让他不得不负担累累，没有任性的资本。

因此，王维曾经评价陶渊明的行为是“一惭不忍而终身惭”，即一时的屈辱不能忍，反而招致终身屈辱。毕竟能屈能伸，是与世俗和

解的一条路径——王维本人便是这么做的。

数千年后，尽管陶渊明及其诗中精神被推为“古今隐逸诗人之宗”，仍有人提出和王维相同的质疑。汉学家宇文所安以一篇《自我的完美之镜：作为自传的诗歌》对陶诗进行了全面解剖，指出陶渊明的《五柳先生传》被时人视为写心之作，但自传中的“真实”只是传主为说服读者所刻意凸显的表演：“它遮掩、模糊或者歪曲某些真正、被隐藏的本性”。宇文所安进一步认为，陶渊明在自传诗中刻意塑造的“真实”面目，乃是对庸俗读者的变相嘲讽。此等说法，受到陶渊明拥趸的激烈反对，却仍是不容忽视的另一方视角。“隐逸之宗”究竟是耿介的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，还是偏激的“一惭不忍而终身惭”？众说纷纭。

无论如何，不可否认的是，陶渊明身上那股子纯粹自我，或许象征了王维想做却不敢去做的理想人格；而王维终生披戴的人世荣光，或许也是陶渊明想要而不可得的理想人生。

有时候，我们竭力想要逃避的人，其实正是心底深处的另一个自己。

《上山》通过描绘盛唐众生相和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，试图探讨入世与出世、诗意审美与政治矛盾的调和之策：以两个核心人物的对比，探见不同人生态度的追寻——如何面对他人，如何面对集体，更重要的是如何面对自我。其实，这也是作者自己长久以来的困惑……以笔为剑，以文当歌，借抒他人之怀，可以知大地，可以明心镜。因知道选题之大、之重，创作过程中数次到访西安遗迹，遍查古籍，做了不少案头

功夫，也请教过各方师友的意见。

那么陶渊明（枯渊）是谁呢？王维（云起）一生想要触碰却又逃开的对象，到底是谁呢？

在尾声处，一切翩然揭晓。故人破空而来，以旧曲谢知音：原来当主角忠于自我之时，他便在场；当主角偏离自我之时，他便离席——他是诗心，也是抱有诗心的士子；他是情怀，也是千百年来踏上这艰险世途仍抱有情怀的人们……他还是花落，是草长，是小路尽头的湖水，是天边变幻的白云……纵化大浪中，魂气与山同。

“诗心在何处，东篱山便在何处。”纵要与恶龙搏斗，但总可以，揣起心底那缕画意诗情，护住自己的情感和对情感的感知力，培养它，珍视它，才不至于成为了恶龙。

王维也许终究不是个高超的政治家，但他慷慨发声，记录下历史文明的喟慨；他持火而行，以另一种途径实现救人救己；他更将满腔筹的济世理想，转而而为千秋万世缔造一个诗意的世界，在山水更深处找到出路，安慰了许许多多像我这样挣扎的灵魂。

《上山》一书的题眼，化用王国维先生在《文学与教育》中的话：治世之理想，一时一事也，不必执着；学问之功业，千秋万代也，无他，以命殉之。

在最后，他还是活成了陶渊明的样子，长出了陶渊明的诗心：去除藩篱，回归自我。上山的“山”，或许是他的心乡——有些人在世上走一遭，便是为了“上山/归家”这个结局。而随着光阴掠去，众生芸芸，你与我与他终将成为史书上的一抹笔色。唯独留下来的，便是这不死之心罢。

不妨做一回哈佛的“编外生”

——读《哈佛凌晨四点半》

刘敬

“哈佛凌晨四点半”的故事，已“风靡江湖”多年矣，但有幸捧读细品，却尚属首次。毋庸置疑，“哈佛”在世人心，远非止于一所大学的名字那么简单，这两个字，早已成为一种梦想与追求、成功与荣耀的象征——那些貌似简单、直白的哈佛信条，却通常蕴含着无尽的实践智慧，散逸着灼烁的思想魅力，令人沉思颌首，复如醍醐灌顶，进而热血沸腾……

古谚云，树无根不长，人无志不立。“哈佛凌晨四点半”，会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起颜真卿“三更灯火五更鸡，正是男儿读书时”的诗句来。是的，志须立，亦须励。因了尘世多错连，道路总曲折。我们活着，依赖的物质条件往往是有限的，更多时候，若想成为关汉卿般“蒸不烂、煮不熟、捶不破、炒不爆、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”，还得凭依着精神脊柱的巍然屹立。

《哈佛凌晨四点半》一书，无疑探

寻了这所世界著名高等学府教育体系中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。从首章“成功没有偶然，只有奋斗才能攀至人生巅峰”始，至第十章“追求幸福：幸福感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标准”结束，虽不能十全十美地开掘、诠释哈佛三百多年的精神沉淀，但其能以培养青少年的品质为核心，从志向、习惯、性格、情绪管理、时间管理等方面引导青少年从平凡走向卓越为主要叙述内容，若是细细研读，领会内化，无疑可以激发多数人的生命能量，唤醒你我的创造热情，从而更加心定志坚地一路前行，无惧艰难险阻。

诚然，励志类图书一窝蜂地出版，曾以过多过滥让不少专家学者颇有微词。但身为一名中学教师，我觉得以纪实故事的形式来对青少年进行启发、引导、教育，总比那些唾沫横飞地干巴巴地进行说教有趣有味得多，且易于让敏感、叛逆、倔强的青春

期孩子接受。就如先哲庄子论事，无需洋洋万言，无需繁琐征引，一个短小的故事，理在其中矣。

《哈佛凌晨四点半》的技巧在于，既讲励志，又讲方法。如《心存感恩，懂感恩的人不会抱怨》一文，不仅讲述了前南非总统曼德拉告别27年牢狱生活在就职典礼上向3个曾关押、折磨、虐待他的看守致敬的故事，更通过他出狱时的心情描摹，“当我走出囚室，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，我已经清楚，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，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”，给人以深深的震撼，让人真切体会到宽容与感恩的巨大力量，从而反求诸己，身体力行。在《哈佛人如何建立自信》中，逐一列举了坎特教授总结的有助于快速提升自信的5条具体措施，在《你选择的娱乐方式决定你的未来》中，又建议尝试9种切实可行、有益有趣的娱乐方式……

“此刻打盹，你将做梦；而此刻学习，你将圆梦。”“觉得为时已晚的时候，恰恰是最早的时候。”……经典的哈佛训言，从来不是挂在图书馆或办公室墙上的没有温度的标语，它们多浸透着哈佛人的心血与智慧，深度阐述了个人生存、发展必备的诸如奋斗、自信、突破思维、人脉操控等等条件。那些信条，或可成为我们一生的路标，矢志前行。

（作者系芜湖市第四十三中学教师）

